雲溪居士集

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　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雲溪居士集卷二十二

宋 華鎮 撰

書十五首

上楊帥章待制書 按宋史章衡傳拜寶文閣待制書中有云冠秀異而登籍射甲科丙申第謂衡以嘉祐二年進士第一也

某聞揚子雲之論李仲元名之不彰也曰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絀臣惡乎聞夫西山之餓夫伯夷也東國之絀臣柳下惠也昔商周之初聖人遭罹事變

尚權宜以濟世道故伊尹説湯以伐夏救民呂望涼武王以翦商弭亂伯夷後世不知其義姦臣賊子竊名節以營私紀綱蕩析而不可救原闕

恥食其粟采薇首陽之下至死而不顧春秋時周道衰而王澤竭天下之士不及中庸賢者過之而放於甚高不肖不知勉而溺於污陋非逐魚鳥狎麋鹿枯槁顦顇於山林江淮之上則甘言令色脅肩諂笑浮沉俯仰於高門懸箔之下展季顧原闕者既失而隱者亦未為得

於是直道以事人三黜而不去進不溺於汚陋之俗退不為甚高之事此二人者咸以聖人之才因時制行振頹綱矯流俗而立名教者也故孟子謂之百世之師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興起雖鄙薄貪懦之夫化而為寛厚廉潔有立之士其清風峻節蓋已如泰山北斗高明峻拔出於列星之間衆山之表不可得而掩已然而無仲尼則猶未免為西山之餓夫東國之絀臣委棄泯沒乎塵垢之下又况鄉黨衡𦘕間以行義自律刻飾

文彩而志乎為君子者苟未獲題品於師儒宗主之門則安能接武英躔曳裾文囿度越夷等光映人表哉此古之懷奇抱識之士所以仰青雲而慷慨嘆息於高明之家者也恭惟某官閤下茂識少成廣譽夙著當右文多士之際以行義修潔道術高妙問學辯博文章溫雅英華乎辟宮步驟乎俊造冠秀異而登籍射甲科而中第入更臺閣出擁麾符公清溫雅之望藹於朝廷中和樂易之化洽於州郡隱然以儒宗碩德為時老成緒言

所收清議斯允雖附驥尾而致千里託鴻毛而逸層霄
未足喻其高遠也某材非翹秀識慮不敏幸賴父兄好
善幼承義方之訓生七年使誦書又七年學文又七年
而應科舉逮兩塵鄉版叨竊名第二十八歲矣心思弗
競怯於計慮不能商畧多寡封殖貨財筋骨不及中人
趨步跪起少遽則氣亂而色動不足以勝甲兵備行陣
性復不善飲酒不知博奕從仕以來徒勞之餘無所用
其力夏日舒長寒宵漏永官曹事隙筋骨未疲惟弦歌

詩書尋閱傳記稽其成敗攬其餘芳而已每謂慕學而不知道則雖勤而無得或溺於異端而無所折衷則雖多而無所驗於今未足以適事傳聖人之道者莫如六經作六經論三代而上帝王之事前聖言之詳矣兩漢以來得失之迹成壞之由史氏雖備有可言者作兩漢三國晉唐論凡十二篇謏聞管見固未能深探道真揚推前世亦記其所傳而已輒繕寫贄左右惟閣下矜其苦心潔已姑察其所為如在所教無惜咳嗽之餘而成

就之使無與燕雀之徒困於碌碌某之幸也不識可以
望此於門下乎

上吏部尚書

某聞起幽潛之地者必有名德顯茂論議嚴貴之君子
遇以特達之意為之依主而翦拂之結高明之知者必
有誠至切到動心駭聽之語言具夫緼袍之素為之表
襮而薦導之莫為之主下之人無以自致莫為之表上
之人無以自知此二人者世未嘗無之然而未嘗必相

值者則亦以士之兼智敏者或鮮故也何則嚴顏若神辭氣不俯高門深閉肓如重淵傲睨青雲酣飫勢利埶利中心恝然不以顧諟寒素汲引後進為意者人之不可依者也進而干之不見其益秖取辱焉溫溫玉色樂善無厭芳言如蘭教誨不倦勢忘尊高禮逮踈逖確然務成人之美以報國為心者士之所可主者也後而違之不見其高秖失時焉夫昧其所依求益而取辱不可以言智失其所守後時而與嘆不可以言敏故農夫以

昏作為良商賈以奇貨為富士以智敏為美某雖不才
竊願從事於此恭惟吏部尚書閤下雅量自成全才異
稟術高經濟學通天人任已以伊周致君以堯舜貴名
茂實夙著於仕倫耆德老成日高於朝右年彌尊而志
彌篤位益貴而禮益恭徽音華采如雷霆霹靂震驚遠
邇慶雲景星高映天外有耳目者莫不瞻聞某雖踈賤
非早依門墻素蒙善誘者然欽餘聲仰末光亦有日矣
去歲浪栖上京道出淮海仰叩麾節獲瞻儀型行李有

程依戀徒切前日伏遇泥封東下袞衣西歸躡文昌之
高蹕冠天官而為長休澣之日刺字可通輙集舊文敬
修贄禮又蒙溫顏下逮話言屢接掌治之暇許賜俯覽
登大人之門而得是禮遇者甚鮮此士之所以宜主以
為已歸而不可失者也某七歲誦書弱冠應詔兩玷鄉
版遂獲成名爰竊祿仕十有四年善不敢廢惡不敢為
然碌碌無聞與衆人進退若乘扁舟汎溟渤渺然莫得
其津濟而無所歸宿今四十歲矣偏親垂白室如懸磬

齒髮未脫清朝可懷仲夏日永高秋夜長撫已自憐不無慨歎念寒素之迹無可依之地復自棄而不鳴尚得為敏乎用是忘其狂易寫情於言求出於門下非敢為利也惡不敏也伏惟矜察少加憐焉無使望煌煌之堂而興嘆於赫赫之光也幸甚幸甚

上國子豐祭酒書

按鎮子初成狀云元豐之末中書舍人孫公國子祭酒豐公以先君應詔樓炤序亦云元豐間孫覺豐稷薦君堪博士則所謂豐祭酒者必稷無疑而宋史豐稷傳乃無稷為祭酒之文蓋宋史列傳往往不詳歷官亦闕事也

某聞天下有大物宏深濶達至於無外亘古今而不變貫三才而兩之其致用甚明而妙微莫測違之者不可離即之者不可既惟聖人為能盡其事古之人謂之道術儒者道術之所在者也昔先聖祖述二帝之意憲章文武之法持以千世王而濟斯民至乎車轍之跡環天下而不售退於洙泗之上悼時命之不相懼道術之無傳於是作六經而載之以遺後世探天地之心索陰陽之隱形鬼神之情狀原死生之始終因消息滿虚奇耦

逆順之變定吉凶悔吝以明得失崇盛德而廣大業者
存乎易頌文武之基詠幽厲之滅察禮義之存亡觀情
性之邪正因正變哀樂之差言王道之成壞勸明德而
懲淫慝者存乎詩本堯舜之道述三代之變采東周之
一得錄片善於費秦因典謨訓誥征貢歌範之文以明
帝王之蘊備稽古而應世變者存乎書異五禮之制等
三千之儀謹度數之末節暢隆殺之典訓因聲明文物
華質詳簡以為節文通因革而記述作者存乎禮論咸

章之律述䕶武之容象帝者之所成頌皇王之遺美因聲容節奏疾徐疏數之文以紀功德察世變而觀前聖之心者存乎樂舉周公之成法斷魯史之記事誅窮竒之已死㧞元凱於無間别嫌明微予奪褒貶以成一王之法正誅賞而弭賊亂者存乎春秋六經之作可謂盛道術之意可謂明矣學者得六經而讀之宜無待於人而自得焉然孔子沒子夏退於西河之上當是時去孔子未久也從之學者擬於夫子孟子孔子之孫子思之

弟子也視夫子蓋百年耳進退於齊梁之間親而師之者亦數百人荀卿出於孟子之後亦未遠也老於蘭陵李斯之徒皆其弟子夫子夏孔門之高弟孟荀儒者之大成人之從之未足多怪若董相之出於西京馬南郡鄭司農之在東漢得遺經於煨燼之末起禮學於絕滅之後因訓詁以測聖人之意守章句以傳師承之習其視子夏孟子荀卿之徒遠矣然所在之地過於洙泗天下之士聞其名者莫不願得而師之贏糧而不以為勞

跰足而不能自已跋涉河山之險違棄桑梓之重束修而進者率用千計至以久次授業不得見其眉宇何哉意可言而言不足以盡意言可書而書不足以盡言也惟言與書有不能盡者則道術之傳雖資口耳方策而口耳之間方策之上終不足以得道術故誦詩讀書不若親其人質疑問難必資模範之益雖有聖人之才而師之道不可廢也雖然董相當景武之際黃老之習方熾刑名之俗未革馬鄭在漢中世之後世卿擅政閹寺

用權而天下多事皆非尊儒重道清夷晏粲之時也此三君子者徒以道義私淑之人尊高天下當是時士猶背流俗而獨行冒黨禁而不顧從而學之若是之盛使聖人在上儒術尊明進無壅遏之虞退無異端之蔽君子有卓然以德行道術當天下之選居宗師之地四海之士向風而影從竭蹶而輻輳宜有甚於兩漢之人趨董相馬鄭之門者恭惟國家藝祖以禹之盛德當天意而契人心揖遜雍容光受大寶太宗承之遂以儒雅潤

色帝業如成王之繼文武制禮作樂揄揚歌頌而生齒之類不復目干戈而耳鉦鼓矣是後更五聖歷百有餘載而道術益明儒者益粹光隆盛大由三代以來未有如今日之至非兩漢之所擬議也先生居今之時昭然擁明天子之休命宅成均之長而當宗師之任則先生之德義道術為何如 矣四海之士仰而慕之又當何如矣某不敏生也七年而誦書又七年而學為文又七年而應科舉迨兩塵鄉書竊取名第二十有八歲每念處

平治之世身無運糧荷戈之役復幸父兄好善少得從
事於文學苟不能探幽索奇致遠圖大攀前修之高躅
躡奔逸之清塵真自棄也用是忘其愚且賤竊有意於
道術宗師之門心焉斯在仰跂墻仞積有日矣謹錄所
業文三卷古體詩一卷修贄見之禮俯伏仰俟進退之
命

又

某聞君子有三樂富貴崇高之美不與存焉而得天下

英才教育之與存焉富貴崇高之美外也君子之三樂內也富貴崇高之美利也君子之三樂義也君子樂其內不樂其外樂於義不樂於利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者以親云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者以德云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者以道云也凡出於親與德與道者皆內也非外也皆義也非利也古之人體仁智之全德備道術而傳之者得之身思推之於人行於國思有報於君達於上思利澤於下得於今思傳載後世事有能

此四者則中心欣慕無窮得英才而教育之不獨善其身而道推於人矣英才有成見道者衆時多可進之士而有報於君矣羣材致用道化旁達政教修明而利澤覃於下民矣英才相成浸以流遠道術不墜而傳載於後世矣能成四事之美者又何以加於此哉是以有道之君子莫不以為至樂故孔子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孟子曰予之設科也來者不距教者之存心若此故學者樂歸之百舍重趼忘跋涉之勞躡蹻擔簦輕千里之

遠伏惟先生長膠庠之官在京師之地不獨以是為存
心又以是為職業矣故天下之士尤指以為已歸某前
日不揆忘其踈愚之罪輙以拙文為贄叩墻仞以蘄見
先生乃矜其所以來之意辱受名於典謁俾歷階升堂
瞻拜德表又辱賜觀其鄙文又辱温顔撫存過言奬借
瑩若氷玉芬如椒蘭是何謭薄獲此異數退而思之似
容受教於門下欣榮積中不知手足與抃蹈交會然事
有莫可棄者雖中心慕義無窮未能脫然忘去不少為

之營置某家事甚單偏親垂老桂薪玉食久或難繼甘旨之奉時不可違勢未能久在此地親炙善誘輙不自量顧齒屬吏之末所冀斗升以濟私計庶幾朝夕扣金聲之鎗摐聆玉振之溫潤竊窺堂寢之奥沾華實之餘滋使居明時不以無聞而有靦其雅無似肖固非天下之英才不足以當先生教育之賜尚冀察其篤於道義之誠加矜憐而成就之

上侍從書

某聞古之人平成天地粒食生民捨耕投竿以說湯武功業懋矣猶謂不若賡歌明良雍容廊廟贊舞干羽坐格有苗又況操觚削牘屬辭比事修空言之文采乎雖淵源溫雅淑若商偃名科於聖人之門猶在宰賜之後不足以尚冉季而等淵騫矣故立德為上立功次之立言又其次也雖然意非言不傳言非文不立文章之與與天地並故序易之美則曰其辭文稱大夫之善則曰登高能賦此言有取乎聖人也古之文章載在方册至

於今不忘者若舜五子之歌禹皐陶之謨仲虺之誥伊尹之訓箕子之洪範周名之詩書仲尼之春秋是也此非聖人則皆大賢者咸有高明微妙深不可識之道其次亦皆體純全精粹之德通乎天人而達乎理義兼衆善而無適不至故其言簡而備肆而法易直而旨遠多方而無忤不期乎文而成章粲然若日月星辰之在乎天蔚然若山川草木之麗乎地不雕不刻不施丹素經萬世而不見其故此有德者之言也自靈均以來士之

殫聰明畢思慮妙齡潛心放乎皓首以文為事而不知
倦者多矣至於融結二氣發為英榮混然天成小大具
體意新語工不蹈陳迹自成一家之言淳深溫雅之質
内凝而後采雲興逸響玉振者千載之間數人而已在
六國則有若景差唐勒宋玉在西漢則有若賈傅董相
馬遷相如揚子雲在東京則有若班叔皮孟堅馬融張
衡蔡中郎在鄴下則有若曹氏父子應劉陳阮在晉則
有若機雲張華左太冲在唐則有若燕許李杜韓退之柳

子厚其餘如邢盧顏謝江鮑徐庾之流未足班也可謂盛矣然數君子者或以賦頌鳴或以歌詩顯或騰芳於誥命或絶塵於書檄或敷揚條暢達於政理或清婉詳實妙於紀傳兼善衆制者蓋未見矣而又屈原溺於怨思宋玉蕩於荒淫子長雜而簡疎孟堅靡而辭費長卿麗而用寡子雲約而未騁此皆辭林之雄者也然猶未能無蔽脱於譏詆況其次哉文章之道臻其妙者未易為力某不自量竊願從事於此然家貧無資日廹甘旨

之養務殉時俗以應科舉策名以來復爲小官奔走州縣塵勞萬狀庸得一意於文十餘年間雖鞅掌之隙志力有餘未嘗一日自棄常恐鳴異律呂體悖繩墨不足以入夔曠之聽揮朱弦薦清廟合班垂之巧結重屋而爲明堂故勤跂師閫渴聞善誘每恨未能周旋四國歷造乎宗匠之門會有所遇不敢不勉其自進也恭惟某官閣下以純德雅望爲時名卿文章之美宗主當世士經鑒裁而獲品目者天下信其有得而士亦不自疑其

所爲此某之私心所願登門墻望堂寢而聽緒言之逸響也詩賦論若干篇謹繕寫贄麾下惟閤下矜其進而與之人或謂某曰子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乎此兩者皆不世之珍也舉以投人鮮不按劒者無因而至前也子之所爲果珠玉乎且有無因之虞苟非至珍吾恐人之報子者不特按劒而已如是而進孰若已之爲愈也某應之曰不然某之所爲雖未敢自比於明月夜光之珍若所謂無因則非某之所虞也何者大君子之門

其所受者士之賢者也非以其有所因也所不與者士之不肖者也非以其無所因也若有因則見與無因則見斥是以所因觀士而不問其人之賢否也何待吾先生長者之淺歟子亦不聞夫造父之相馬與匠石之度材乎造父登吳阪之上聞騄驥長鳴於鹽車之下知其為天下之馬也脫而取之顯其用於當年達其名於後世是豈有所因哉直以其材之美也苟非騄驥雖使王良操轡纖阿執靮方舉持策先後而譽之造父弗顧之

矣匠石過曲轅之社見櫟木觀者如市弟子稱美匠石不顧遂行不輟是豈無所因哉直以其不材而棄之也苟有杞梓雖未及百圍之大觀者不如市弟子莫之稱匠石斯取之矣惟閤下發造父匠石之慮而無襲按𩣡之迹某之幸也

又

某聞工人飭五材以作器木為梁棟玉為圭璋埴為陶冶爍為干將長短大小方圓平直必稱其物而宜於事

時號善製而世資成式雖有班倕和兊之奇不能異其所成者則亦以其斧斤利也繩墨定也規矩端也鈞範正也劑量追琢皆有常職而不失其令也良士刮摩疵癘攻飾各鄙裁節有餘補續不及革狂狷之偏介要中和之令則因成性以達美材彬彬然備君子之文質使華實髙映於物表而流芳遠聞者蓋亦有如工人之所資者焉不可不利也恭惟某官閤下生有淑質世濟其美廣騖文囿髙步要津畜積在東英華茂發士有聽鎗

擬之聲靚清潤之表被緒言之與可承一顧於餘光者皆有謦聰明發思慮刻琢美實黼黻懿文脫身燕雀之困追鴻鵠於千里故好善自力切磨不厭之士所願叩麾節而不敢後也某不肖生七年而誦書出入州閭游息庠序服師儒之善誘聞縉紳之緒言研異同而考今昔操觚削牘彫飾辭章幾二十年然後再塵鄉書竊取名第從事以來雖棲遲勞役於塵泥坌冗之中十餘年間未嘗一日自廢投隙閑卷燃膏續晝庶幾覩作者之

蘊輿冀前修之萬一未棄天爵不見譏於子輿之論每
謂鄭璞非寶遼豕未奇片言半字不敢通於宗匠之側
由是題品未加吹噓弗逮日月云邁今四十歲矣此人
生强力之時也過是則朽不可用天下有道羣材並鶩
豈宜鄙犧象之青黃忘離苗於山上與澗松溝木待盡
於寂寞之地哉謹錄平日所為會稽覽古詩一百有三
篇離為三卷詣門下塵獻非謂足以稱頌土風動回藻
鑒聊以備不腆之贄輙慕潔已之進者庶見與於數仞

之門

又

某聞舜有甚盛之德善美兼盡后夔象之為作韶樂樂成奏之朝廷則羣后德遜奏之宗廟則祖考來格笙鏞間發而鳥獸率舞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其遺聲行于有餘載至孔子時久矣一聞於齊三月不知肉味其為美可勝言耶然禹稷皐陶之徒曾不聞有稱贊之辭感嘆之聲者非不知其美也習以聖人之事為常也舜作

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文武增宫徵之變以極聲律斵嶧陽之特榦索徐簴之糜絲期曠目之妙極其用奉郊丘薦清廟召感陰陽鼓舞和氣格異物於幽渺導心術之潛機其器用切於鐘鼓管磬遠矣至使君子無故不撤其為樂可勝言耶然昭文靖節之徒或去絃而弗施或雖施而弗鼓者非不樂其聲也慕以大音之全為貴也夫心飽盛德耳饫和聲則簫韶雖美而不復稱述叩商而遺宫得律而丧吕則絃聲雖樂而忘之以求其全此

今昔之常情天下之達理也豈惟聲器之若是言語亦有之談者不可不知也昔之人進見於尊上者必有物以為贄贄至也執之以至者也或曰贄致也致其所能於上者也故公侯以圭子男以璧公之孤附庸之君與諸侯之世子以帛卿以羔大夫以鴈士以雉書所謂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者是也物贄之禮不行於時久矣人或為之則矯激而近名近世進見於公卿大夫者往往以文為贄或搜摭經傳援古驗今以示其識習或論次

德猷紀載事業以極其稱頌或摛英吐奇以求售或含凄茹恨而自憐人情萬狀難徧以一二舉也要之動有攸趣無或妄作則善矣若某之所宜執於門下者摛英吐奇則未敢含凄茹恨則無之惟當搜摭經傳援古驗今論次德猷紀載事業而已然念經傳之徵言今昔之事變則閣下飽聞飫見者也其復言之得無熟爛而不足采乎是猶鼓韶樂於禹稷皐陶之前雖美而不在所述斯既不可以為已若德猷之高明事業之宏大又非

單見淺聞之士所能窺測而形容者也某則言之得無識其近不見其遠知其一不知其二踈濶崖畧而不能備悉乎是猶論弦聲於昭文靖節之前雖樂而不如兩忘也故又不敢謹錄所為雜文一十八篇賦一首古詩一十五首為一帙以備贄見之禮并序其說以進伏惟少加矜察如賜觀焉幸甚幸甚

上宰相書

某聞志意內修信道自得指天爵為良貴視金朱如浮

雲之士有時乎以貧賤為恥者則以居乎有道之世也夫有道之世聖人在上明哲為輔求治如不及好賢如或遺夢想與人而渴聞讜議思與一世之士同底其治以利澤天下雖片言可與一言有章遠在千里之外介居巖穴之陋必旁搜四引羅絡而成之又況通邑大都之間宏深魁博之才乎含英負奇特達懷寶之士不吝聲采發越於外而有接乎聞見之表者朝至則暮取之矣暮至則朝取之矣必不使之輙有遺逸於下者士於

是時而不免夫貧且賤焉則是言乏可揚行非所紀道
術戾僻文采寂寥無以當君相之意而不足與乎掇拾
陶鑄之地矣故君子以是為恥然則君子之恥夫困衡
蓽之顣頞望軒冕之遐邈如亦恥夫道不足而才無可資
宜棄置於明時耳恭惟方今資盛德積累之後陶神化
薰沐之成協氣歡聲充塞四表清明熙泰天下謐如聖
人明目達聰虛心於上相公盡忠竭誠秉鈞於朝多士
有造而濟濟羣賢連茹而彙征舍今日而論有道之時

則無時矣士生於兹而名實不載於髙華文采不表於當世與有生者碌碌乎塵土之下待盡而已是真可恥也夫鸞鳳之音和中律吕故聖人以為瑞蘭蕙之芳貴為國香故君子以比德使和音不鳴貴香不發則丹穴女牀之兩野禽深林窮谷之一微草耳尚何以知其為瑞而比德哉士有銷聲匿采自晦於礦璞之内使君相不及知者亦若此而已矣雖遇有道之世惡能脱乎貧賤而逃君子之所恥哉故偏介一曲之節踈通之士不

為也某生七年而誦書又七年而學文又七年而應科舉迨乎兩塵鄉書叨竊名第二十有八年矣從事以來知信道修業恪居官守而已不知其他也十有餘年事業無所成名聞不加遠令四十歲矣齒髮將改有向乎遲暮矣誠懼為丹穴女牀之野禽深林窮谷之微草與烏鳶宿莽同盡於寂寞無人之境而仰負休明俯愧往摭輙取舊所為文錄其可者若干篇釐為四巻合為一帙謹捧詣鈞屏塵獻如狂斐之氣不可剪裁訶而譴之

俾知其罪亦其分也或姑在所可辱賜觀焉幸甚

上司業書

某聞觀水者濫觴於岷山濯蘭於澧浦汎九派滙五湖沿洄而東浮游千里之外雖纜舟扶桑弄影日窟不自謂其達於滄溟也第見汪洋浩瀚天光四垂淼然無涯與曩昔歷覽之地殊壤異態耳得海若而問之然後知其為東海仰而視之則兩曜如跳丸東西升沉近在左右三山如浮萍合散萬里不異咫尺於是駕長風躡巨

浪徜徉自得始覺所見之大觀山者登降於徂徠周列於蒙羽歷梁父越原闕累足贏糧躋攀萬仞之上雖疊迹雲封曳裾日觀不自謂其陟於岱宗也第見衆山迤邐環視無對杳然特出計他日登臨之勝未有盛於此耳見天孫而問之然後知其為泰山遠而望之則天下幅幀表裏可視如在指掌近而察之則洪河之流曲直千里無異縈帶於是聆天雞覽日馭徘徊縱觀始覺所至之高講道之士閱習禮樂敦明詩書澄源清流潤色華

藻雖質的孔姬晞迹顔冉敢自謂其無叛於道乎敢自謂其果造於深乎必得宗師之言指而告之然後可以無惑而自信也伏惟司業先生在尊儒隆道之世以德行術業受明天子之休命越諸公而執成均之政此士類之海若儒林之天孫也慕聖人之門墻趨道術而馳騖者所宜宿舂晨駕求先至於前列而審聞緒言之逸響焉某不敏願從事於儒林者有年矣切慕先生之高義思預前列而求緒言之益用是不自知其愚且賤而

勢在所距也輒自飾以幸獲進於門下謹録所業雜文二卷近體詩一卷塵次左右非敢以為文也以備斬見之贄也伏惟秉規矩之大器無棄曲木體醫門之洪濟不屑病者某之幸也也黷冒台嚴伏增恐懼

又

某甞讀前史見昔之人有欲觀秘府書于上官求補其職而得之者竊有疑焉夫職位朝廷之公器也設之所以待能者濟公家之事也非為人便私計者也觀書一

人之私欲也得之不過資學術便其人之私欲也非為
朝廷集公事者也干公器以濟私欲在下者不可求在
上者不可與求者不得為義與者不得為忠此苟有識
者不為也然一求之而不顧一與之而不疑何哉以為
寡廉鮮恥而不知義歟則求之者非寡廉鮮恥而不知
義者也以為忘公殉私而不忠於上歟則與之者又非
忘公殉私而不忠於上者也於是掩卷而思之則蓋有
說焉夫職位誠朝廷之公器也觀書誠一人之私計也

用公器者誠不可以便人之私計濟私計者誠不可以干上之公器然在下者度己之材足以修是職而無曠因求之以濟其所欲若是者雖以私計而干上之公器未為不義也在上者觀其人之能足以任是官而無疑因舉之以狥其所求若是者雖以公器便人之私計未為不忠也故古之人為之不疑行之不顧而前史亦不以為非是某前日竊不自量輒以鄙文修贄見之禮於門下資輪囷之蟠木挾無因而至前進退譸張方懼訶

詆先生不聞其鄙陋姑與其潔而以禮進之既辱受名於典謁使獲瞻望函丈又辱賜觀拙文委曲舒若可采者俯玉潤之温姿吐蘭芳之逸韻猥加存顧過與稱揚榮幸之賜所得多矣又辱申以尺牘委以教誨真蹟飛動温言過勤伏讀再三感激無已退惟虚薄辱此異數似容踈賤可在承教之列欣榮内切不知食寢之可味而安也輙自忘狂易之罪顧獲齒於屬官之末庶幾可以久依門墻終承教育之賜昔人求觀秘府之書者

其事與某頗相類故敢誦此為說伏惟少加矜察幸甚
幸甚

上顧侍郎書按宋史顧臨傳臨字子敦會稽人元祐二年拜天章閣待制歷龍圖閣學士而未言其為侍郎然鎮書有云曩歲先生以鄉里之故不鄙其不肖則顧侍郎當即臨也

某嘗聞山徑不用而高子茅塞紛華在目而子夏心戰其無高卜之才而用其事其能底於無悔乎故夙夜循省以刻飾而不敢自棄曩歲先生以鄉里之故不鄙其

不肖許承教於門下當是時雖天機淺微識用不敏未能升堂入室鑽仰堅高既其文而食其實至於朝夕與諸生並進而式瞻儀刑親承音旨與夫索居獨學誦詩讀書以求古之人者不可同年而語矣違離以來二紀於兹雖翻經釁序之間從事郡縣之隙乃心道術莫敢或止然未知果能不習於異端之習乎果能少進於聖人之道乎朝夕思念此焉是慮今調官小宰至輦轂下幸未獲仲由鼓瑟之譏樂子餔啜之誚復容進拜於座

側是終可以親承善誘也謹錄所為雜文一十二篇離為四卷古律歌詩三十首合為一卷詣門下塵獻或文昌銓總之餘華光論道之隙時賜觀覽察其語言之當否被以玉音俾知所去守豈勝幸甚

上中書孫舍人書

按孫舍人以狀及序考之蓋孫覺也而宋史亦不言覺為中書舍人

某聞四海之內形肖天地智靈萬物冠巾而履屨井飲而田食皆男子也或負擔而不足或乘軒而有餘者則

有得乎道與否也德義中積容服外修訓典謨以飾辭
稽聖賢而行已有道之士也或雍容於廊廟或顚頓於
山林者則有遭乎時與否也堯舜在上五臣爲輔虛聰
明之耳目闢四門以招延可進之時也或飛英而彚征
或寂寞而不賞者則有知乎人與否也白黑洞明濁清
區别敦逮下之高義懐推轂之虛心賞鑒之地也或尋
尺而見收或特達而不錄者則有示乎人與否也故士
生則貴有道以自立道得於此則思始明時而進達之

會逢休明適與志合必長鳴濶步發攄蘊積使徵文逸響有及乎先進之耳目以幸賞鑒可也惡得坐觀事會興歎後時固若匏瓜繫而不食貽笑智者取譏聖人乎某不敏不敢自以為有道者也然生七歲而誦書十四歲而學文二十一歲而應科舉方儒文鼎盛多士如林偶於是時再玷鄉版預籍春官趨明庭奉大對雖不能取先臾等冠出英躔亦於衆人之間叨竊名第則前聖之道術先生之餘緒嘗與聞其畧矣干戈鉦鼓之事不

及於耳目饋運畚築之勞不役於支體連裾棘圍共談王道者往往延登表著翔泳清切則休明之時莫如於今日矣閤下以術業儒雅操履端方挺然立朝光被眷注而從容侍從之貴則賞鑒之地莫過於門下矣某從事以來知守道自將服勤職業而已不知其他也匿采以内裕銷聲而不鳴十有餘年希不為聖人之所譏智者之所笑今四十歲矣誠懼視明時而自棄違藻鑒而背時沒世不稱終懷有道之恥昔之求達乎在位之前

者多矣或收器而從使者或掃門以要舍人堂下自早夜半先至其勤甚矣然猶為之而不憚者不敢即安也如某即不然曩在仙里嘗聞緒言比伏高閎尚辱紀姓字進謁之際曾無昔人之勤矣如是而不知修禮容望墻仞以斬題品之賜是真可譏笑者也謹獻舊所為文一十篇塵汚几席如賜觀覽借之片言假以光采華袞之榮何足云喻黷浼台嚴伏增愧畏

上陸侍郎書

按宋史陸佃傳佃字農師山陰人哲宗時遷吏部侍郎鎮書中有居

同其邑云云蓋佃
與鎮皆山陰人也

某聞篤志之士期乎有聞不以早暮自棄宗匠之門受所可教不以先後為間此兩者非勢所然道固爾耳昔人名儒碩德有恨不得與之並時而生者幸而並時以生有恨不得邇其邑里者幸而邇其邑里有恨不得瞻望威儀親聆音響者故有誦遺編於千百年之下而追想其風槪於千百年之上者有去丘墓遠父母贏糧裹足百舍重趼從之於數千里之外者有因其門人久次

受業彌年累月而不得一覘其眉宇者昔之人可謂勤矣若某之望先生之門則不然生同其時其歲月之先後無十年之間居同其邑其道路之往來無一里之遠當先生參貳春官衡石多士某復得奏薄技當藻鑒遂預門下諸生之選然而二十年南北東西竟未嘗叩金玉之玲瓏被黼黻之藻飾世言飲啄之微必有陰隲豈獲宗工之緒餘聞妙道之奥蘊自有期會斷非偶然耶抑天假歲月俾有所養冀其識慮開明有以受至人之

言耶何獲見之早而受教之晚也今某受牒湖外偶未整裝幸會台旆出撫江左載过麾節歸省親庭和易雍容交際鄉黨難得易失殆謂此時輙書所懷俯伏舟次雜文六篇古詩一十首以備贄見之禮塵瀆台嚴伏深惶恐

上越帥蔡侍郎書 按宋史蔡卞傳哲宗立遷禮部侍郎以龍圖閣待制知宣州徙江寧府歷揚廣越潤陳五州書稱知府鈐轄侍郎待制閤下正指其知越州時也

某聞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

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一者何德全而幾於道者也故天之高也地之大也鬼神之妙也帝王之尊也山谷之無情也萬物之微渺也咸以得一為貴也此可以與達人言未易為曲士談也古之人出而有為乘用權勢以名實為尚而樂之者君子謂之朝廷之士未以為有道者也處以自牧憔悴枯槁放乎髙邁而不返者君子謂之山林之士未以為有道者也不出不處浮沉俯仰於流俗人之間進以富貴

為非退不適於隱約者君子謂之塗巷之士未以為有道者也何則尚名實而樂之者得喪之際未能浩然欣戚兼遺方且殘生傷性徇外物使軒冕之榮適為身之羈紲而不可脫矣果有道也豈欣戚於得喪之際哉豈殘生傷性以殉於外物哉豈使物之儻來如寄者羈紲其身哉此必不然也故朝廷之士未可以為有道放乎高邁而不返者顧天下如泥塗冰炭之不可處顧其民如魑魅魍魎之不可與居方且銷聲匿響耽樂於無

人之境使泉石之幽適為常性之膏肓而莫之治矣果有道也豈以天下為不可處哉豈以其民為不可與居哉豈必銷聲匿響於無人之境哉豈以耳目之所賞自病其心哉此又必不然也故山林之士未可以為有道進以富貴為非退不適於隱約者傲可為之時忽可避之世大不足以兼善天下小無以自全其身罔然與橫目之民並生而俱化果有道也豈視可為而傲之哉豈見可避而忽之哉豈無以兼善而自全哉豈碌碌不異

於凡民哉此又必不然也故塗巷之士未可以為有道偏於顯者既未之得介於隱者又已失之不隱不顯者若其為近而去之益遠然則道果不可以小成一果不可以一端盡故鵬鷃質差於小大未知逍遥之遊達人倫至妙之微中道與二邊俱棄道之體與一之用果何如哉古之真有道者其應如籥體至虛而動之愈出其默如淵名九變而性源常湛事與時會則乘軒服冕馳騖乎名實之地而心之虛無恬淡自若也世未我與則

漱泉枕石笑傲乎寂寞之濱而君親民物之念未忘也俗士之羈紲不得累其身介士之膏肓不得痼其性若人者不出則已出則以道德之緒餘利澤天下與夫叨勢利嗜聲名假尊主庇民之迹以濟利慾者不可同年而語矣恭惟知府鈐轄侍郎待制閤下資高世之才達妙道之蘊當天下有道明良相資寄身軒冕之間而心潛寥廓之外如靈犀居塵了然不染良玉堅白因時成器方且以柱史之高情援孔顔之道術博稷契伊周之

事業措畫於談笑之間股肱之上相承二帝之純德亮湯武之令猷挈一世之人躋之仁壽之域其資用偉矣今則韜光斂鍔臨照千里剸裁一郡之事雖抵郤導窾未勞芒刃而受其賜者蓋已獲不貲之厚矣某不佞夙聞盛德之美竊高閣下之義為日久矣欣鄉人之幸會榮瞻拜之可圖敢以謏聞冥邈大道誦達人之梗槩備登門之禮以蘄進於麾節之下若夫英才碩學冠冕俊造鼓吹文場光純德雅望簡在帝心光華邦國愷悌之政

為民師師表儀列郡此閤下之餘事人之所稔聞熟見者也某亦尚何言哉干冒台嚴下情惴慄

上發運蔣龍圖書

某嘗聞昔牛僧儒至京師寄國門之外首挾所為文見韓退之皇甫湜二公可之然後敢入當是時國家豈無科舉可以自奮文章豈無公議可以自信然而若是之自勤者何也衡華之士為善倍人而功纔半之非得所託則不足以見於當年而傳之後世故士以修身為易聞

道為難聞道道為易立功為難伯夷求仁於西山展季直道乎東國微孔子則餓夫與絀臣耳何清和之有彼皆聖人也而猶若是則其修潔之士不遇賞識而卒乎無聞者可勝道哉此昔之人所以有附青雲之談也某海隅鄙人世非儒雅偶去畎畝以士易農周旋學校間二十餘年得從先生長者後誦往聖之遺訓講先民之行事管窺蠡測庶幾大道之萬一以無忝其所生分際之外非志所在而詭情矯激者亦羞為之故舉世皆進不

敢苟退衆人皆仕不敢獨已乃㒳竊鄉書遂塵吏版然策命以來六年於茲碌碌塵土之間無以異於俗人者夫學先王之道居有道之世而無以異於俗人安在其學先王之道術莫善於儒而某既已知為儒矣非術之未善也然而若此者豈為未至耶將無所託而不足以自見耶夫没世而名不稱君子疾之甘受其疾而不以為意者某之所不敢又况有大人於此不以勢貴格人不以道隆絶物推轂後進樂育英才門牆宏敞無元禮

之峻寸長片善皆得銜粥其下而辱題奬之賜此夙夜之所仰望而思見者也是用飾鄙陋之容於下執事以俟命焉倘在所進願被一言之教庶依末光沾餘潤而少見於世如其朽木糞墻不可彫飾便當習郘平之蔬追伯成之事與農夫老圃從事乎東皐之上不敢有望於明時矣惟執事少加意而矜察焉謹錄其所為詩論合若干篇以獻伏惟台慈特賜省覽幸甚幸甚

上溫守劉大夫書

某嘗謂昔者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而柳下惠終身不去魯國者所遇之時異也仲尼遜言以自保而孟子傲睨齊梁之君者所居之地不同也故時異則事異地殊則行殊君子非期於不同趨乎是而已矣何則時異而襲其事功必敗地殊而循其行身必辱智明照乎事變而通達適於機會者豈為敗功辱身之事哉此古之人所以論世而友士也夫兩京以數路取士而察舉為盛功業濟於當年貴名列於簡書者多由此途出後世雖或

更張不能外其大體國家因之以網羅天下之士其權一切委於州郡與憲臺漕府之使士於此時在流品者必見保任然後得以叙進無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之勢矣然其事有與兩京不同者士不可不知何者兩京之時憲臺漕府之事則在部刺史部刺史與二千石郡皆久於其職而不數改易足以習知所治之人物州郡之吏由上佐以下率皆守刺之所名置非經明行修潔身習事有聞於世者不在其列故上之人不勞而可

以周知屬吏之才否而進退之下之人不待衒鬻而寸長片善皆自見於上今日州郡之上官與下吏率三歲一易先往後來參差不齊其間二年在臨統之內者無幾復東西南北之人雲聚瓦合曾未識其面目況所謂素行之修否與才術之短長者乎此事之與兩京不同者也居今之時栖遲下僚乃欲退藏於密不自少見其文采與碌碌之徒並首而趨事希蹤兩京之士以求聞於世何異膠柱而調瑟刻舟以求金雖有曾史之行而

在孔孟之前亦未如之何矣某不肖備員下局獲在屬吏之列者期年於兹幸無大過前日忘其疎拙輙肆狂簡形於詠歌上瀆聽覽非敢謂之有文自鬻以干進庶幾適時變之宜而不為固陋之事倘在所賞俾出門下豈勝幸甚謹書所以自達專人詣麾下陳獻

再上溫守劉大夫書

某嘗謂采和氏者必即乎山探驪頷者必遊諸淵山岳壇曼施靡徧衍宇内巖壑修逈谽谺摧崣林木苞稹蘙

蓊鬱昧淵泉綿邈寥廓託幽依遠厓渓崛崎巀嶭峻削淺深靡度澄湛窈冥人能審珠玉之所在求而必獲者有諸內而形諸外察其表而識其裏也何者玉果韞焉必有瑞氣發於昧爽之交皜皜乎如白虹上屬於天珠誠生焉必有圓折見於清澈之上環環乎如轉規下動於淵仰觀晁采俯察旋洄則琬琰可得而夜光必致士之致身涉世必依藉上官見稱大人而後有獲而上官大人勢貴之高明威嚴之雄毅非直山林淵泉之比不

察其内而攖其外殆有甚乎緣木索魚措燕求楚者矣
此事之所宜審動之所當慎者也某持朴素不雕之質
寄寂寞冗長之地雖攬菊餘芳漱味溢流三年於兹為
日已久然自始至大府一拜清塵爾後覊制文墨未省
瞻望旌棨非有黼黻之文玲瓏之聲以悦目傾耳感移
心意而閽下迺寛其銜轡俾追曠弛又嘗以不肖之姓
名措齒牙間似其所以為瑞氣圓折者多矣然連城之
寶猶韞照車之華未瞻豈仙靈躊躇靳固珍物殆鐫鑱

挖啟之勤有所未加耳拱默曳視恐乖昔人必割之訓而貽農夫自安之譏輙用冒昧凂干下執

再上顧侍郎書

某甞謂孔子定書不遺秦誓子長修傳兼載刺客聖人尚義則片善必收良史愛奇則一介咸取是以旌别之法著沮勸之功茂洪規遺矩其來舊矣命世之士用為已任恭惟侍郎先生以開明之資濟淵源之學振黄鐘大吕之音律同以為準萃玄纁黼黻之文采辯以為正

片言與奪百世弗疑素風幽芳有冀褒採想先生當亦
以是為任某鄉有處士趙君萬宗在至德祥符間養高
丘園不求聞達道行宗族化及於鄉黨清標峻峙德名
流聞太守夏官外郎康公戩表薦於朝其辭畧曰趙萬
宗年六十二潔而能峻直哉惟和雜居丘園之中獨行
鄉曲之譽論其德行則可以訓俗審其文辭則可以教
人而能息心榮祿委迹衡茅若招以弓旌賁之束帛非
止懦夫立素抑亦廉士歸風知而不舉則臣獲蔽善之

譏舉而無徵則臣負欺天之戾鶴書雖下素心不回求
為羽人長揖清世會稽之士賀公以來一人而已然伯
道雖賢系嗣弗立遺風陳迹與日俱逝將無以傳無窮
示來世輙以狂斐序列終始勒成私傳非敢以述作為
功蓋獨詳其事實也俚言野語恐不足埀信於後願以
其人求齒餘論況逸民隱操振古所欽處士先生甲令
攸重倘辱稱贊豈特秦穆改過曹沫刼盟之比哉則先
生尚義愛奇過仲尼子長遠矣謹錄某所為傳及鄉閭

先達詩為别卷上呈伏惟少賜顧視遂此下懇不勝幸甚

謄錄監生臣孫　藩